

## 登谢庄岭怀谢履

■黄建团

你从山瘠地僻的谢庄岭走来,走向刚刚建成的洛阳桥,凭栏远眺,蓝蓝泉州湾烟波浩渺,大小船只进进出出、忙忙碌碌。于是,你大笔一挥:“泉州人稠山谷瘠,虽欲就耕无地辟;州南有海浩无穷,每岁造舟通异域。”一首《泉南歌》,让我们记住了一个人,也记住了一个时代的繁华。

那年,你高中进士,走出大山,便与水结下不解之缘。从南安主簿、安溪县令出发,你升任大宋朝的水丞,以低微的品级,临危不惧,带领当地百姓奋力堵住黄河决口,挽救了万千百姓的生命。两度知兴化军,你奏请朝廷,招募民工,力邀乡贤支持,修建木兰陂,成为古代大型水利工程的典范。

谢庄岭因你而得名,涂岭古驿道因你而生辉。从凹凸不平的山路,走成苍苔斑驳的鹅卵石,如今已是人迹罕至的石板路。无法计算,在这条泉州到福州的必经之路上,有多少光阴的故事从这里流逝,又有多少山海大戏在这里上演。

也许,这里正是“茅檐低小,溪

上青青草”的闽南古大厝。小时候,你曾经伴着昏黄的油灯,苦读经书,多少次婉拒了同伴们嬉戏玩耍的邀约。

也许,这里正是“暖暖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”的谢家庄,多少个夕阳西下的傍晚,你伫立于村头的榕树下,眺望着前方苍茫无际的大海,憧憬着山外的世界。

如今,这潺潺的菱溪水,依然轻唱着古老的歌,岸边蒹葭苍苍,梔子花开。那几棵饱经沧桑的梧桐树,那一片年轮密集的松树林,以千年不变的姿势,守护着古老的家园。

如今,这里是一篇瓜果飘香的秋色赋:奇兰、梅占、观音,一畦畦茶园绿意盎然、叶厚芽嫩;余甘、蜜柚、油茶,一排排果实挂满枝头、令人嘴馋。

你是仁者,也是智者,左手高举为民请命的奏折,右手捧着沉甸甸的《双峰诗集》,为后人留下“宦海有政绩,诗书留清名”的赞誉。

你走过的古城,已经成为世界遗产城市。你,连同你的诗行,已经融入古城的血脉。

在山海之间,你是一尊矗立的雕像,一道永恒的风景。

## 在四建的日子

■柯远峰

每逢经过那条古老街道,仿佛听到它在喘气,那声音苍白无力。它从20世纪走来,意气风发的容颜已不复存在,只留下残缺的躯体和说不完的故事。这里是金井四建,也是我的出生地,承载着时常浮现在我脑海中的碎片记忆。

小时候,我话不多,胆子很小。那一年,我六岁。一天早晨,父亲像往常一样送我到幼儿园读书。我算是插班生,之前没上过幼儿园,又常在农村跟爷爷奶奶住,对镇上的生活不熟悉。父亲交代老师,他当天出门办事,家里没人在,提醒我放学后到四建公司的宿舍楼一楼等他回来。走之前,他不放心,又折回来再次叮嘱我。

时光在我做操时悄悄溜走,我像往常一样度过了开心的一天。到了排队回家的时候,老师关切地问我:“你知道回家的路怎么走吗?”平时老师都是把我们送到街上,再让家人各自把我们领回家。“我知道!”还没等我回答,一位女同学便自告奋勇,要带我回家。我就这样跟在这位同龄的小大人身旁,回到了那条通往四建的街道。一路上她开心地说着话,我静静地听着,至于内容是什么,已不记得,大概是些童言童语吧。但有一段,我记忆犹新,当我们走到四建大门口时,我告诉她,我认识路,可以自己走进去。她俨然一副大人的模样:“不行,我答应老师了,要带你回家。”我婉言拒绝,她却十分坚持,我只能继续跟着她往里走。到

了宿舍楼的楼梯口,她学着大人的口吻说:“你就在这里等着,别乱跑,知道吗?”我使劲点头,一再保证,她才放心回家。看着她远去的背影,我长舒了口气,终于摆脱了她的“管制”。

我开始想着该做些什么呢,不能干站着等呀。明知家人不在,我还是爬到三楼去看一眼,那里有我们的宿舍,期待能看到熟悉的身影。结果可想而知,我失落地哭下了楼,无助的哭声越来越大,眼泪肆无忌惮地往下掉。

这时,他出现了,是那个见过却没有过交集的食堂老板,我平时在背后称他阿伯。他听到哭声,便快步向我走来,温和地招呼我,关切地问:“肚子饿了吧,走,我带你去吃饭。”我停止了哭泣,顺从地牵着他的大手到了食堂。或许是还没到饭点,偌大的食堂里除了帮厨,仅有我一人。他熟练地盛好饭菜,放到桌上,叫我赶快吃。也不知是害怕还是饿,我听话地一口接一口地吃,比任何时候都吃得香,吃得快,情绪也渐渐稳定下来。一餐刚过半,父亲回来了,一听说我在食堂,立即赶到。父亲看到我正吃得欢,眉头瞬间舒展开来,再三感谢阿伯的照顾。记得当时的我笑得特别灿烂,话也比平时多了不少,主动跟父亲讲起事情的来龙去脉,言语中满是对食堂老板的感激之情。

流光带走了20世纪的许多人事物,但永远带不走留在心头的那股暖流。零碎的回忆虽然拼不成所有的过去,却拼出了一朵最美的花,开在我心里。

## 母亲出院

■倪怡方

周二早上,雨过天晴,阳光明媚。想到住了二十多天医院的母亲即将出院,我的心情一如这雨后的天气,一片晴朗。

当我迈进病房,迎面就见母亲斜倚在病榻上,一脸笑容温暖如春,我顿时神清气爽,心里也乐开了花。

不一会儿,医生护士们相继前来查房,见到母亲一副精神矍铄的模样,他们同样喜笑颜开,纷纷上前问候:“阿婆,今天要出院了?心情真好!笑容灿烂!阿婆真棒!”一时之间,欢声笑语洋溢在整个病房里。

母亲这次在家不慎跌倒,左腿股骨骨折,左肩骨折,住院先是进行了左股骨手术,而左肩骨折则采用固定疗法。因为她已届96岁高龄,不仅仅是医生,包括我们一众家人也是如走钢丝般,心悬半空中。好在老天眷顾,加上她老人家生命力顽强,勇敢地挺了过来。二十多天的时间,她吸着氧气,打着点滴,插着尿管,病榻旁架着监护器,昏昏沉沉地睡觉,我们在家庭和医院之间奔波,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。

有一次,夜半时分,母亲突然出现险情,我们万分紧张,心急如焚地赶往医院,好在医生护士处理及时,母亲才转危为安,让我们一起替她出了一身冷汗。

回想起来,母亲这次跌倒,已经是第三次了。这次跌倒,同样是凌晨起来上卫生间,自己好强,不愿叫醒陪夜的阿姨,踉跄一下跌倒在卧室的卫生间门口,酿成了事故。

母亲顽强,能隐忍,尽管高龄手术,住院期间却很少听说她像其他病人那样呻吟叫疼。因为人老手臂肌肉松弛,护士打点滴不好打,有时扎到血管出血,也没见她皱一下眉头。我猜可能是早年她自己也从从事过医疗行业工作的缘故,才会拥有如此理解和包容的心态,难怪医生护士们见了母亲坚毅果敢的模样也纷纷伸出大拇指点赞。

母亲的顽强,能隐忍,多半与她的身世有关。她幼年时母亲因病早亡,少年时代就寄居学校,一直到高中毕业,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,自己选择报考省助产士学校(免交学费),艰苦的岁月磨炼了她的意志。20世纪50年代初到

泉城二院工作,她一路打拼,积极向上,当过护士长、总护士长,地区机关幼儿园园长,省妇幼保健院行政科保卫干事,泉城二院医务科负责人,地区卫校复办筹备组成员,地区卫校办公室副主任、主任,地区高招办工作人员。早期她还曾进修过医学,并师从泉城中医老前辈蔡友敬先生学习,自学针灸技术,为众多亲朋好友免费治疗,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。正因为经历了许多的风风雨雨,她才能坦然应对现在的疾病和疼痛。

那天上午,我们一众家人簇拥着坐着轮椅的母亲,告别了医院,告别了医生护士,欢欢喜喜地踏上了归家的路程。值得一提的是,临行之前,我的一位老领导和一位曾经的农场知青伙伴前来探望我母亲,他们一起跟车回家,并和我们一起抬着轮椅攀登十几级台阶把我母亲平安送到卧室,看到已近七旬的他们气喘吁吁的样子,我心潮起伏难平,禁不住泪目。

是啊,此次母亲住院28天,一些亲戚朋友闻讯,纷纷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老人家的关切,让我切身感受到了亲情的可贵和友情的真挚,这一片片真诚,将让我铭记在心,不敢遗忘。

如今,见到母亲日渐康复,我的心情一路向暖。未来的日子还很漫长,我在内心深处默默祈祷,让我们做子女的用爱心陪伴母亲继续前行,也祝愿天下的母亲们健康长寿,幸福到永远!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